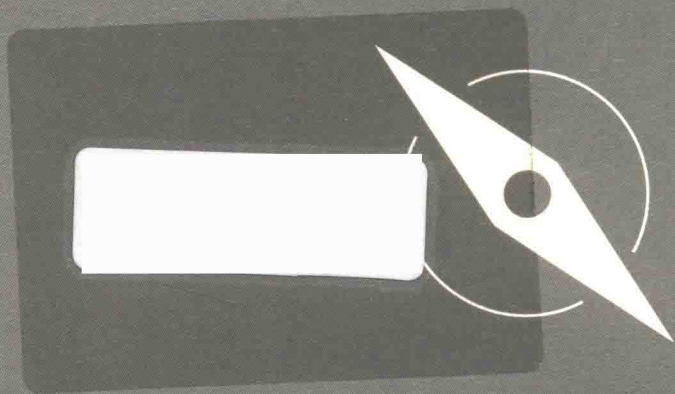


发现

吕新 著

吕新作品系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ERS

发现

吕新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RY & ART PUBLISHING HOUSE

· 太原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现 / 吕新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1

(吕新作品系列)

ISBN 978-7-5378-5389-7

I. ①发… II. ①吕…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6695号

书名:发现

著者:吕新

策划:续小强

责任编辑:谢放

项目统筹:马峻

装帧设计:张永文

印装监制:巩璠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真:0351-5628680

网址:<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90mm×1240mm 1/32 字数:199千字

印张:9 版次: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2018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78-5389-7

定价:38.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目 录

001 沙子

047 砒霜

109 阴沉

140 手稿时代：对一个圆形遗址的叙述

186 发现

280 编后记

沙子

李空山下车的时候，正值一天中的黄昏时分，不远处的低空中飞翔着、积累着一些不堪入目的东西。李空山问身边的一个人，那是什么？那个人朝他羞涩地笑了一下，突然向远处跑开了。后来的日子里，李空山才知道那个人不会说话，是一个哑巴，是王茂的外甥。

李空山沿着一条发白的小路向村里走。当他再一次注意到那种缓缓流逝的现象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告诉他说那是一种假象，是早年间的一些废弃的农具。“都没用啦。”老人说着，赶着一只猪慢慢向河边走去。

虽然这是一个极为平常的傍晚，但乡间的夕阳却红得有些过于夸张，如同一种不择手段的恣意渲染。——现在，李空山看到了附近的那条灰蓝色的静止不动的河水。河边的一座染坊前，晾晒着染出来的布匹，以黑、蓝两种颜色居多，也有几匹黄色的和紫色的。一个人正在门前仰头观望傍晚的天气，几个孩子在湿漉漉的布匹下钻来钻去，弥漫在染坊里的水雾不断地

从窄小的门口涌出来，彩色的水流像黏稠厚重的油漆一样从门前流过。

李空山行走在这片世代种植葵花、烧制陶瓷的土地上，远处和近处出现的各种显眼的风物标志令人不容置疑。傍晚的轻风吹动着李空山的白色的绸衫，他的脚下产生了一种轻飘飘的腾云驾雾的感觉。一名身材高大丰壮的农妇突然从一片绿色的植物中直起身来，越过那种低矮的植物，李空山注意到了挂在她小腿上的那些晃来晃去的水珠。在她的对面，一个戴草帽的男人正试图要抓住什么，他的大幅度的动作使他一次次扑空。到后来，李空山突然看见一种东西凭空飘扬起来……这时，那个男人不见了，那些低矮的绿色植物渐渐地平静下来。

土里有一种坚硬的东西将李空山绊了一下。李空山用脚踢出来，是半片生锈的犁。

二

孙长胜的院落比较宽敞，东西长十几丈，南北宽约四五丈，据他自己说，一次可以容纳几百人同时在这里开会，或者看戏。这个院子里有男女两个厕所，这在乡下比较少见。孙长胜告诉我说，我决不能再与她们共用同一个厕所了，这么多年不走运，关系全在这上面，特别是当她们来月经的时候，“里面就像一个杀人现场”，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我要找的那个女人叫罗虹，但好多人都说不认识，包括孙长胜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女人，他甚至怀疑我找错了地方。我后来想起她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海红。孙长胜听了，瞪起两只眼睛看着我，他怪声怪气地对我说，你说的是她啊，我以为是

谁呢，到村外去找吧。我说，怎么？孙长胜说，早死了，她就叫海红，不叫罗虹，也有人管她叫红绸。

我告诉孙长胜说，她的正式名字就叫罗虹，而海红只是一个带有侮辱性质的称号。

孙长胜摇着头竟说，不知道，我们从来没听说过，只以为她姓海或者姓红呢，又叫了那样一个又艳丽又柔软的名字，——你找她做什么？

我的一位朋友不久前猝然去世，在整理他的遗物之时，发现了他的一种笔记，笔记里记载了我此刻所在的这个地方，以及距此二十里以外的丽城。文中多次出现了“罗虹”“海红”等词语。我的这个名叫饶子路的朋友，他在某种时候有些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他研究中国婚姻已有多年，但建树甚微。他的唯一的一部专著《洞房之水》刚刚写了前面两章，便猝然去世了。他有一份提纲，包括《洞房之水》全书的三十八个小标题，那是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标题，有的是学术名词，有的是一件物品，有的竟是一个人名。我在灯下读到了那份字迹工整清晰的手稿，并发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饶子路用一种带有抒情色彩的语言，撰写了《洞房之水》的开头两章，这使得那本书不像一本学术著作，而更像一卷拉开了架势的长篇散文。文中有一些生僻的词语，更有一些谁也不认识，谁也没有听说过花卉的名称。我怀疑这又是他的一次不无得意的杜撰。不过，话又说回来，饶子路死了，像这样的杜撰，今后再也不会有了。他的一位老师对我说，他辜负了他多年对他的希望，他（饶子路）的那种华而不实的情调与作风，也使他终究难成气候。——教授的原话大意如此。

两天以后，我在村外看到了罗虹的坟墓。不远处有一棵大

树，树叶在中午以后开始逐渐卷曲。附近长满了草，一条隐蔽的水渠穿越在其中。在罗虹的坟头上，有一条带有恶意的红绸在风中飘动，远看像一只蝴蝶。

我注视着那条刺眼的红绸。一个人死了，已经埋进土里，但还有人如此作践她。所幸的是，这一切对她已不再具有任何的意义了。这一带的空气比较潮湿，经常有一个白白胖胖的老太太牵着一只雪白的山羊来这里放牧。老太太坐在水渠边绣花，山羊就在她的周围吃草。到傍晚将要回去的时候，山羊的两只奶子已变得饱满而下垂，颤颤巍巍的，看了令人担忧。我在这里认识了这个老太太，她像是孤身一人，与山羊为伴。有一次她对我说，我们两个，白天我喂它，晚上它喂我。

三

哑巴对着王茂比画了半天，王茂终于看出一点眉目。王茂对哑巴说，你是说你看到了一个生人？哑巴点点头，垂手站在对面。王茂叹了一口气，说，什么生人不生人，你才来了几天，对你来说，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生人。

哑巴支支吾吾的样子，使王茂感到心烦意乱。一段时间以来，王茂力不从心地承担着做舅舅的责任。王茂想起自己的姐姐与姐夫，他们聪明一世，富贵一时，在中年的时候突然全都亡故，留下这样一个冤孽。哑巴初来那阵，王茂不让他干任何事情，但王茂的女人天天唠叨。哑巴也像他的亡故的父母一样聪明，几天以后便自觉地承揽了家中一切的粗使活计。女人不再唠叨了，王茂却开始了失眠。

现在王茂站在村外的一条大道上，一边割草，一边谛听着

远处传来的枪声。昨夜的一场疲惫不堪的梦境使他在早晨醒来之后有一种大病初愈的感觉。他没吃早饭，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村口走去。哑巴在院里劈柴，这个身体瘦弱的孩子在对付那些潮湿的木头时，显得手足无措，困难重重，不时地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面对初升的太阳，王茂熟视无睹。

王茂摇摇晃晃地走着，身后传来哑巴一起一落的劈柴声，每一声都像是砍在王茂的腿上一样。迎面一个人问王茂是不是腿疼，王茂看了那个人一眼，感到似在哪里见过，他没有说话，继续向前走去。临街的一个院子里点燃了一堆火，滚滚的浓烟弥漫出来。王茂走着，不禁咳嗽起来。青烟漫过附近的那些高矮不齐的墙头，四处泄漏，无孔不入。

早晨过后，田野里和路上渐渐有了人影。王茂听到一阵辘辘的车声，不久以后，车声在附近消失了。王茂抬起头，四周望了一阵，并没有发现车的影子，他疑心是昨夜的梦境又一次浮出了他的记忆。他直起身体，一只手随意地拽着一丛柔软的青草。

远处，尘土飞扬，有人正在奔跑。那个人穿着一件红色的衣服，王茂隐隐地觉得像一个女人。田野里耕作的人一动不动。

这时，王茂突然看到自己的脚下有一摊血迹，他急忙检查了自己的脚和腿，发现并无损伤。周围有一片被压倒了的青草，此时正在渐渐站起来，重新恢复原样。

王茂感到自己像一个迷路的孩子，被那种淅淅沥沥的血迹一路牵引着，不知不觉地来到村口。在这里，他看到血迹突然消失了，呈现在眼前的是那些早起的人留下的一只只脚印。

王茂站在村口，判断着血迹的去向。这时，一个人走来对

他说：

李寿年的儿子回来了。

四

四十多岁的孙长胜每天很早的时候就睡下了，睡到半夜，起来到村子里的大街小巷转悠一阵，然后回来脱掉衣服再睡。有一天，他从外边夜游回来的时候，我还没有睡。他看见我住的屋子里亮着灯，就推门走了进来。他来到我的身边看了一下，对我说：

又在写字？

纸上的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显然使他不感兴趣。看过之后，孙长胜离开桌子，在一只凳子上坐了下来，搓着两只手。

我问他，街上冷不冷？他没有回答，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只凳子上，似在出神，又像是没有听清我的话，过了一阵，孙长胜忽然对我说，你说说，世上到底有没有鬼？

我望着他的脸，看到了他的两颗被虫子蛀坏了的黑牙。接着，孙长胜叹了一口气，又起身出去了。他在门外很响亮地咳嗽了一声。那时候大约是凌晨四五点钟的样子——我看了一下表，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孙长胜在黑暗的黎明前的村庄里独自漫游的时候，不经意之间遇到了一个人？遇到了一件令他费解而头脑发热的事情？他第二次出门时的背影看上去摇摇欲坠，像一个弱不禁风的女人。我想象村中那些带有坚利的触角和阴影的年久失修的灰色瓦房，还有那些风吹草动的树木和院落，许多的事物都有各自的不同的重影，包括狭窄的街道与牛羊的哀鸣之声。每到夜晚，凄厉冗长的风声总是灌满了一条又

一条街道，门环和风铃叮当作响，犹如交错的杯光觥影。在众多的难以识别的阴影里，孙长胜小心翼翼的身影看上去形同一个初涉人世的胆怯的鬼魅，古老而荒败的乡村割据使他在穿行之余倍感惊愕。

早晨起来，我在院子里见到孙长胜。他正在窗下霍霍地磨刀，身边放着一碗早已弄脏了的水。昨夜漆黑的露水一直伴随他到现在，如同一种支离破碎的遗迹。孙长胜的身上沾满了泥污——他好像在村中某一个地方突然跌倒了——但他看上去毫无倦意。他停住手中的菜刀，用一根手指头试了一下刀口，然后对我说，今天是个好天气，天不亮的时候太阳就出来了。

孙长胜的女人在屋里说道，胡说八道。

孙长胜朝我笑了一下。他的一个八九岁的女儿正在院子里跳绳，早晨黄色的炊烟令人想起一些与战争有关的场景。

我打开门来到外面，有人挑着水从街上经过，扁担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沿途洒下一路水迹。井台那边，仍有两个打水的人，一男一女，他们正在闲聊，水桶放在一边，轱辘急速而沉闷地空转着。那个男的突然在说话之间伸出一只手，向那个女人的口袋里伸去。女人穿着一件大红的坎肩，闪身走到一旁。

孙长胜磨完了刀，走过来站在我的身旁。他问我昨夜在写什么，那么晚了还不睡觉。我告诉他说是一些非常没用的东西。这时，他的那个在院子里跳绳的女儿跑过来缠着他，孙长胜回头看见他的女人也站在身后。女人把孙长胜叫到里面说话，我听到孙长胜说，我哪有钱呢，我又不是印钱的。说完，仍旧出来。有四五个人抬着一口上了红色油漆的棺材，说说笑笑地向村子西边走去。

我问孙长胜说，谁死了？

他说，一个女人。

这天上午的时候，我在村中听到了一些稀稀落落的哭声。

我想起在饶子路的笔记里，也记载了类似这样的一些哭泣之声，我不知道饶子路为什么要在—部学术著作里描述这样的一些东西，难怪他的那位先生要对他感到绝望。在那种诗情画意的描述中，我看到了已故的罗虹，听到了她昔日里的笑声，乌黑的头发，夕照中的青山红树。一个姓应的退伍军人在其中神出鬼没，时隐时现。此外，还有一名教书先生，可惜忘记了他的姓氏。饶子路的笔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像—种索引，但我却据此找不到相应的目标。孙长胜带着我见过许多的女人，但那些女人仅有一腔对罗虹的怨恨之情，其余的一概不知。更有甚者，一个名叫杨桂兰的女人，生平从未见过罗虹，她嫁过来的时候，罗虹已经去世，她对罗虹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怨恨，仅仅是出于对别人的效仿与附和。

午后，孙长胜带着我去找那个教书先生。快到他家时，我忽然想起了他的名字，姓问，叫问尚荣。—问孙长胜，果然是这个名字。孙长胜吃惊地看着我说，你知道的事情真不少，快赶上程寅了。

我说，谁是程寅？

孙长胜说，你不认识，那人是一个密探，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到了问尚荣家，问尚荣不在。屋里有两只顶天立地的红木大柜，里面装满了书，多是线装书。屋里光线很暗，燃着檀香。一个身段优美、面带病容的女人放下手中的一面菱形的镜子，站起来。孙长胜说这是问尚荣的妻子冯志。

女人的头发松松地挽在一起，上下打量了一阵后，对我说：

你晚上来吧。

孙长胜对她说，看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又生病了？

女人惨然一笑，说道，每年春天都是这样，又查不出有什么病。

我们告辞出来。在街上我想着那个清静的家，檀香的气息使我的胃部隐隐作痛。孙长胜对我说，你看她那个样子能生孩子么，像个林黛玉似的，病美人一个，药不知吃了多少，汤喝了不计其数。她好像天生就不生育。那种女人，受苦的人谁娶了谁倒霉，给我，贴钱我都不要，我闻不惯药味。

五

午后。天气晴而不朗。

李空山在床上躺了一阵，没有睡着。拿了一本书，来到院子里的花圃前。泥土刚刚松过不久，花茎与枝叶之间显得疏朗而清晰。李空山把书扔到一边，眼前的一片花朵在阳光下隐约地泛出一种白色的光芒。

上午，表妹巩秀贞来看他。几年未见，她出落得亭亭玉立，文雅娴静。李空山取出自己的委任状请巩秀贞看，巩秀贞的脸变得通红。李空山想起昨天夜里，有一个女人带着一束明亮的光线走进自己的梦里，但那个女人不是眼前的巩秀贞。梦中的李空山，如同一个父母双亡的孩子，浑身上下瑟瑟发抖。那个女人变化得像一片云彩。李空山想了整整一夜，仍然想不起她是谁。梦醒之后，他听到一阵脚步声。快过节了，家里的

人显得忙碌而琐碎。从早晨开始，厨房里一直充满了与节日有关的声音。李空山聆听着那种混杂着人语与饮食内容的声音，如同在聆听一个久远的神话。之后，他来到父亲生前住过的房子里，打量着父亲的一幅遗像。照片上的那一位显得精明睿智，滴水不漏。一年前，在他刚刚过完五十寿辰之后的当天夜里，被人杀死在一只雕花木椅里。家人获讯之后，发现他面前的一只茶杯里还冒着丝丝缕缕的热气。几个月后，李空山在一封家书中得知了父亲的死讯，并听说家中的菜地被马蹄践踏得不堪入目，谷仓一带危机四伏。

表妹巩秀贞到来的时候，李空山刚刚在父亲的遗像前叩了一个头，他很想在这里放声哭一场，但酝酿了多时，一直没有眼泪。这时，有人推门进来，告诉他说，巩姑娘来了。

他们先在院子里的花圃前站了一阵，望着红白姹紫的花朵。以后，又回到房中。没过多久，李空山便发现自己与表妹之间可说的话少得令人吃惊。重复昔日孩提时代的话题，显然毫无意义，又缺少必要的场景与氛围，缺少那种自然的铺垫与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巩秀贞文静得像一位古代的淑女，李空山不开口，她就一直那样无声地坐着，偶尔抬头望一下庭院里的阳光与人影。李空山看着她绯红的脸，她的手与她的衣服。李空山告诉巩秀贞说，这两天在家里，他刚刚读完一本书——《海上繁华梦》。巩秀贞听了，对李空山说，你怎么看那样的书？李空山说，它不好吗？巩秀贞说，我不知道。

李空山说，书又不是江山，就算是万里江山，那也是正常的。

巩秀贞对李空山说，舅父死去的前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一个人扛着一面黑颜色的旗帜，旗帜的材料由流行的丝绸

制成。

李空山说，此梦意境甚好。

李空山说完，看到巩秀贞的眉尖似蹙非蹙，知道自己说错了话，急忙用别的事情岔开。他想起家人告诉他说，一段时间以来，村里出现了几个面孔陌生的人，看守谷仓的老赵在一个十五的夜晚，发现一个遍体伤痕的人逃进了村里，从此神不知鬼不觉地隐匿下来，至今一直没有露面。此外，还有一个异乡人，经常独自一人坐在河边，谁也不知道他在那里看什么。这个人显然不是那个人，那个人的身体与使命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一路上落红萧萧。

巩秀贞说，舅父被害的那阵，那些生人还没有来，他们是事情过去很久以后才出现在村里的。一个书生模样的人，为了写一本书，也住在这里，他是来找那个女人的。

李空山对巩秀贞说，我这次回来的路上，听人说起一个有口皆碑的良家妇女，她用药毒死了自己的丈夫后，隐姓埋名……

这时，李空山的母亲进来，留巩秀贞在这里吃饭。巩秀贞站起来推辞了一阵，还是走了。母亲埋怨李空山，问他在什么地方得罪了表妹。李空山说，不吃就不吃吧，一顿饭又有什么，再说，我看她与从前也不大一样了。母亲说，她如今是那么大的姑娘了，哪能还是从前的那个毛丫头？我看她还好，将来……

午后，李空山正在花圃前出神，看守谷仓的老赵仓皇失措地跑进来。老赵对李空山说，谷仓那边有一个死人。

李空山跟着老赵来到谷仓前的时候，落在仓顶上的一群麻雀突然受惊似的一哄而起，向上飞去，几根零落的羽毛飘下

来。老赵停下来，他在李空山的身后喘得很厉害。

李空山说，老赵，你的哮喘病又犯了么？

老赵说，老毛病了，不说它也罢，你还是赶紧看看那一个吧。

李空山走过去，看到死者是一名年轻的士兵，是被人用绳子勒死的，这会儿躺在谷仓背阴的一侧，脸上苦着一把干草。

老赵说，明摆着的事，有人想嫁祸给我们，老爷死了刚刚一年，又出了这样的事。

李空山说，他怎么会死在这里？

老赵说，我怎么知道？我怀疑的正是这个，一定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拖过来的，可我看了谷仓附近，又没有什么痕迹，这像是有人把他背过来放在这里的。

李空山说，杀了人还要苦一把干草。

老赵说，那干草是我苦的，我瞧着不好，有一个狗过来舔他的脸，还有别的东西要啄他的眼，让他死得整齐一点罢。

李空山抬起一只脚，把死人脸前的干草踢开，士兵的一张脸呈紫色。老赵看了一下，转过头去，说，像是被毒死的。

李空山说，他的枪呢？

老赵说，没看见过。

李空山说，这要惹来大祸的，把他弄走吧，找几个人，弄得越远越好。

老赵说，这年头，谁是那种能靠得住的人？不敢打错了主意走漏出去，咱们死都来不及。不如咱们把他埋了吧。

李空山向谷仓四周看去。午后白炽的光线里充满了雾气，远近看不到一个人影，闪烁不定的河水看上去分崩离析，丝丝缕缕。远处，丽城灰色的城墙隐约可见。

不知什么时候，老赵来到李空山的身后，低声说道：

少爷，趁这会儿没人，咱们动手吧……这个兵，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六

这是一个漆黑的雨夜，我坐在这个名叫冯志的女人的对面。我进来的那阵，她刚把手里的那面菱形的镜子放下。她满含歉意地告诉我说，她的男人仍没有回来。

说实在话，眼前的这个女人，除了神情略显慵懒之外，我没看出她有什么病。她读过几年书，很知道该怎样收拾自己。这天晚上，这间房里一直隐隐地涌动着一种水果的气息。

她的精神看上去要比白天的时候好得多。我问她常吃些什么药，她笑而未答。我想起白天里我与孙长胜来的时候，看见她的家门口和一棵杏数下堆着几堆黑色的药渣，那满树的杏花开得正好，香气袭人，蜂飞蝶舞。接下来，我听见她说我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她不喜欢那些说话办事没有信誉的人。她问我街上是否过于黑暗，行走在雨中是否容易迷失方向。

这天晚上，她告诉了我很多事情。我注意听着她的叙述，很长一段时间内忘记了外面的雨声。她对我谈起了一个姓黎的男人，说他是如何如何的无能，一直没有勇气与信心去面对那个健壮而妖娆的新娘。第十天的晚上，他忽然触柱而死。此前，他来到父母的房里，低声哭诉了一番，埋怨他们不该给他娶回这样一名荡妇。他的母亲听后，也流出了眼泪，不顾脸面地告诉了他一些方法与手段，并取出一包东西交给他。他止住哭声，从父母的房里退出来，正好遇到一根朱红的廊柱。这以